

我的图画书论

〔巨〕
松居直

著 郭 雯 霞 / 徐 小 洁 / 译

我的图画书论

- * 图画书的知识与观念
- * 图画书的选择和分享
- * 图画书的意象和语言
- * 图画书的历史和传统
- * 图画书的欣赏与细读
- * 图画书的编辑和出版

松居直



定 价 : 39.00 元

我的图画书论

〔日〕松居直／著

新星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新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图画书论 / (日) 松居直著, 郭雯霞, 徐小洁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322-5852-9
I. 我… II. 松… III. 徐… IV. 儿童画 研究 IV. J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89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08-012

Copyright ©1973, 1978 by Tadashi Matsui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dashi Matsui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Dolphin Media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日本松居直先生授予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的图画书论

著 / [日] 松居直
译 / 郭雯霞 徐小洁
策 划 / 王 林
责任编辑 / 沈丹青 刘梦霞
装帧设计 / 黄 淳
美术编辑 / 沈 霞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8 14 印张
版 次 /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22-5852-9
定 价 / 39.00 元



策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电话: 027-87398305 销售电话: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wangq007_65@sina.com

I 图画书的想象力

II 图画书的进阶分享

III 图画书的想像空间

当孩子们开始读图画书的时候／003

通过儿童看图画书／035

最初的语言体验／091

一节“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005

儿童本位的图画书／043

图画书和漫画／094

孩子们阅读的是图画书的插图／007

故事与插图（1）／047

意象和漫画／106

当孩子们热血看图画书时／009

故事与插图（2）／054

两种幻想世界／112

表现故事内容的插图／012

幼儿园书架与图画书（1）／059

听说故事的劝善惩恶／117

对图画书的态度观感／017

幼儿园书架与图画书（2）／062

听说故事的劝善惩恶／120

血浓图画书／020

图画书作品研究·试论《睡美人》／064

对书和漫画的遐想／125

世界上有“小人国”吗？／025

图画书的分享方式／080

孩子的成长与图画书／027

四 图画书的历史和传统

五 图画书的欣赏与思想

六 图画书的编辑和出版

- 英国——传统与创造／137
德国——独特的民族性／140
印度——永恒的叙事诗世界／141
法国——可借鉴的图画书制作／143
捷克斯洛伐克——自然的生活／145
美国——新古典主义／147
丹麦——北欧海盗的活力／149
意大利——的梦想天开的“构造”／151
荷兰——像郁金香一样／152
- 《在森林里》——一个口述看不到的世界／157
《小蓝和小黄》——我是谁？／162
《小房子》——图画中的美国历史／166
《月光男孩》——非回形针／171
《换了100万次的猫》——超越生死／175
《马丁·米波和石头》——信任、希望、爱／179
跋／222
- 译后记／234
- 谈谈我的图画书编辑经验／185
日本的图画书出版／206
孩子们牵手的世界／209
两条起跑线／213
日本图画书的历程／217

一 图画书的知识与观念

当孩子们开始厌恶书的时候 / 一寸“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

孩子们阅读的是图画书的插图 / 当孩子们独自看图画书时 / 表现故事内容的插图

对图画书的否定观点 / 自制图画书 / 世界上有“小人国”吗? / 孩子的成长与图画书

当孩子们开始厌恶书的时候

当你读完一本小说，正沉浸在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满足中时，有一位非常热情的朋友打来电话，刨根问底地询问你的读后感，这时你会怎么样？

如果只是偶然被询问一次，也许你会礼貌地回答对方，或者你刚好很想和别人共享读后的感动，你也会很高兴地回答对方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反复出现，你一定会感到厌烦。最后的结果是，即使你正在读书，但一想到读完以后会有很多问题等着你，你读书的兴致就会一扫而空。

有些妈妈就和这位热情的朋友一样，每读完一本书，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孩子提一些问题。虽然她们给孩子读图画书是件好事。

这本图画书有意思吗？什么地方最有意思？你最喜欢哪一幅画？这本图画书都讲了些什么呢？老爷爷怎么了？老奶奶说什么了？大灰狼刚开始干了什么？后来怎么样了？最后呢？一共有多少只羊啊？小猪又有多少只呢？大灰狼和小猪加起来一共有多少？知道为什么小红帽会被大灰狼吃掉了吗？对别人好一定会有好处的，你也要和小朋友们好好相处哦……

这样的问题写多少张稿纸也不够用。在这里我仅举了上面一些例子，你看了也一定会觉得好笑吧。

但是，你有没有在不由自主中向孩子提过类似的问题呢？是不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图画书对孩子的最大效果？

通常孩子们被称作是“提问大王”，实际上很多妈妈们也是很厉害的“提问大王”。

当读完一本图画书后，提问已经变成习惯时，孩子们会怎么想呢？听妈妈读图画书，对孩子来讲本应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但是一想到听完后妈妈会提

问题，孩子们便会在听故事的途中想象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妈妈们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定类型的），并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准备。一会儿妈妈肯定会问哪里有意思，得记住这个地方，这是第三只小猪，这是第七只羊等等。

像这样，孩子们是不可能高高兴兴地听完故事的。本来觉得故事很有趣，快要沉醉在故事中，进入故事的世界了，孩子们却要不由自主地自己刹车，为听完故事后可能被提的问题做准备。当再次快要进入故事的时候，突然又会想起听完后妈妈可能会提的问题。在这种心神不定的状态下孩子们听完故事，然后迫不得已地接受妈妈的读后感。长期如此，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自然开始厌烦听妈妈读图画书故事，开始讨厌图画书。

对孩子们来说，图画书是快乐的读物。图画书不是教科书，也不是习题集。请你想象一下每读完一本书后要迫不得已地说感想时的那种厌倦感。其实孩子们也有相同的感觉。妈妈自己厌烦的事，孩子们同样也厌烦。

不停顿地一直念下去，是我们为孩子读图画书的一个原则。在大多数的场合下，特意提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大人们的自我满足。当然，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与孩子对话是很有价值的，但一定要注意自然才对。

当你读完一本很有趣的小说，有时会特别想和人交流，而有时则很想默默地仔细品味读后的感动。我认为读书不在于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应该是读完之后的那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宝贵而充实的，当我们与自己的体验相对照，重新思考故事中的人物时，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

打开图画书的封面，从听到“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一个瞬间开始，孩子们就渐渐进入了故事的世界，踏上了故事世界的旅途。即使故事结束，孩子们依然会停留在故事的世界里，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在幻想的世界里翱翔，令自己的想象力更加丰富。可就是在这一段珍贵的时间里，大人们却无情地用各种问题践踏着孩子们的幻想世界。请问，能不能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念图画书给孩子们听呢？

一寸“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

下面是一个负责四岁孩子的幼儿园老师的经历。这位老师热心于研究儿童文学以及图画书，自己也非常喜欢各种故事。在班上，这位老师会一边仔细地观察孩子们的反应，一边读图画书或各种故事给孩子们听，她就是这样为了孩子们的成长而努力工作着。

有一次，这位老师试图为孩子们讲《一寸法师》的故事。虽然觉得故事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说可能会比较难，但老师想看看孩子们一次能够理解多少内容。某天早上，当孩子们聚集在保育室后，老师开始讲：“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寸法师》。”就在这时，一个男孩子突然发问：“老师！一寸‘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呀？”这个孩子把“一寸法师”误解为“一寸帽子”了（在日语当中，“帽子”与“法师”的发音相同）。对四岁的孩子来说，他无法理解“一寸法师”这个词语实际上是由“一寸”和“法师”组成的。在四岁孩子的生活中是很少会遇到“一寸”以及“法师”这两个词汇的。但那个男孩还是努力地想要找到理解的突破口，于是在“一寸法师”中找到了自己知道的单词，这就是“帽子”。我想大概在那一瞬间，男孩的脑海中一定闪过了帽子的形象。

然而，既然是“一寸帽子”，那必定是顶很特别的帽子。所以孩子会发问：“老师！一寸‘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呀？”

老师愣住了。

因为“一寸法师”变成“一寸帽子”的话，这个故事就没法讲下去了。帽子不可能出生，也不可能乘坐木碗做的船。老师注视着全班29个孩子，感到有些孩子好像理解了“一寸法师”这个词语的意思，有些孩子则正在迷茫当中猜测“一寸法师”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他们听到“一寸‘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这个问题

的时候，孩子们恍然大悟：“啊！原来是帽子啊！”就这样，班里的孩子们分成了两派，一寸法师派和一寸帽子派。

在这样的状态下开始讲故事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位老师认为如果强行将故事讲下去的话，好好一堂故事课会变得乱七八糟。帽子派的孩子们深信“一寸法师”就是帽子，随着故事的进展，他们会越听越糊涂，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听故事的时候，如果想象不出故事的世界，那么听者就会失去对故事的兴趣。在这种状态下，帽子派的孩子们会因为在听故事的途中不明白故事的内容，而对听故事失去兴趣。失去兴趣的这些孩子会开始开小差，做小动作。然后孩子们会开始吵闹，课堂也会被弄得乱七八糟。

“孩子们想象不出‘一寸法师’，在他们的脑海里无法形成形象，这可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想到这里，为了将“一寸法师”形象化，老师决定借助图画书这一手段。让四岁的孩子自己发挥想象力去想象“一寸法师”。老师急忙拿来一寸法师的图画书，一边给孩子们看，一边开始讲故事。

这一次，孩子们在想象一寸法师的故事世界的时候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形象——插图。孩子们看着插图，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并在心中描绘着老爷爷、老奶奶以及小小的一寸法师的形象。当形象中断时，下一幅插图又会给孩子们带来线索，帮助孩子们继续进入故事的世界中。如果插图能够生动地表现出故事的内容，那么在孩子们心中形成的形象也会栩栩如生，让孩子们快乐，产生现实感。

虽然图画书的插图不像电影或电视画面那样会动，但是插图一旦进入并且扎根在孩子们想象的世界，孩子们心中的一寸法师就会活动起来。图画书中的插图为孩子们想象故事人物形象提供了机会与线索，而令插图活跃起来的正是孩子们的想象力。

这天早上幼儿园的故事课获得了成功，孩子们完全喜欢上了一寸法师。从那以后即使不看图画书，孩子们也会很高兴地听一寸法师的故事。再也没有孩子提“一寸‘帽子’是什么样的帽子呀”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图画书上清清楚楚地画着一寸法师到底有多小。

孩子们阅读的是图画书的插图

孩子们是怎样对图画书产生兴趣，又是怎样阅读图画书的呢？因为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所以有时会问自己的孩子：“哪本书有意思呀？”这时候，三个孩子会各自说出书名，或是干脆直接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图画书给我看。有时候，孩子们也会告诉我图画书的大致内容。和孩子们的这些交流，对我了解图画书与儿童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

有一天，我突然又想到这个问题，于是像往常一样问孩子们。这一次，三个人立刻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小牛出来的那本图画书！”当时三个孩子分别读小学四年级、二年级和一年级。我心怀疑问地自言自语道：“家里有这本书吗？”只要是家里所藏的图画书，无论国内外，我都看过，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自信。但是关于小牛的图画书，却一点都没有印象。于是我对孩子们说：“我怎么不知道这本书呢？”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了我故事的主要内容。虽然它好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但我还是大致明白了故事内容。有一个小男孩，从老爷爷那里得到了两头小牛。每当恶人欺负小男孩的时候，小牛们总是会来救男孩。小牛们帮助男孩砍树、割麦子，还帮助男孩把麦子磨成面粉，总之两头小牛帮助小男孩做了很多事。故事的最后，小牛们打败并赶走了恶人。

听完孩子们的叙述，我想起这是俄罗斯附近一个国家的民间传说故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我居然忘记了这本图画书。“是外国的图画书吧？”我问孩子们。“对！”孩子们一边回答我，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书来给我看，“这本！就是这本！怎么样？有小牛吧？”

看着孩子们递给我的图画书，我不禁叫出声来：“原来是这本啊！”对这本书我是有印象的，这是匈牙利出版社寄给我的一本书。当时我确实大致翻了翻

这本书，但是觉得书中的插图是在模仿捷克著名画家、木偶剧作家伊里·特伦卡的卡通画，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我不喜欢那些模仿别人风格的图画书，我觉得匈牙利的图画书应该具有匈牙利的风格。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我对这本书失去了兴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遗忘了这本图画书。

既然知道了孩子们对这本书具有浓厚的兴趣，那我自然也就不能再轻视它了。我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着书，虽然仍旧对插图的特伦卡风格感到不满，但是故事内容却超越我听孩子们讲后所想象的，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老传说。这本名为《魔法小牛》的匈牙利图画书虽然是法文版的，但是孩子们把故事梗概基本上描述出来了。

不要说是法语了，孩子们连英语都不会。于是我问他们：“你们怎么看懂这个故事的？这字你们不会念呀！”“看画！看画不就明白了！”说来也是，这些看惯图画书的孩子们，已经掌握了通过看插图来理解故事内容的方法。看着每一幅插图，孩子们可以领会到每一幅画所讲的内容。但是把前后两幅画的内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两幅画之间的部分不连贯。这时需要孩子们根据两幅画的各个部分来发挥想象力，想象欠缺的那部分。就这样一幅一幅地看下去，想象下去，故事情节的发展就被整理出来了。

大家不妨试一试。正如李利安·H·史密斯所说的：“只要故事内容在插图上表现出来，孩子们的眼睛就可以发现它们。”优秀的插图会将故事的世界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孩子们确实能够通过阅读图画书的插图来理解故事内容。

《魔法小牛》的插图的确有模仿特伦卡风格的嫌疑，说不定它就是特伦卡的弟子所画呢。作为卡通图画书虽然有很多缺点，技术上也显得比较幼稚，但是插图还是有一定动感的，有些部分生动地表现了故事的内容。不懂外语的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地阅读这本外国图画书，能够分辨出是否有趣的秘诀正是在这插图上。我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其实在看俄语、北欧语言、德语以及意大利语等自己不懂的外语图画书时，采取的也是和孩子们一样的方法。不读文字而是看插图，同样可以明白故事内容，同样能够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当孩子们独自看图画书时

曾经，在某个幼儿园讲解图画书时，一位母亲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最近，我的孩子从幼儿园领到一本加古里子的图画书《小达磨和小雷公》。孩子今年五岁，已经会认字了，但是不怎么愿意读这本书的文字。虽然如此，孩子却很喜欢这本书，每天晚上都要带着书上床，毫不厌倦地一看就是二三十分钟。睡觉时也要像屏风似的把书打开竖在枕边。看图画书虽然好，但是我总想让孩子读更多的文字。是不是还是应该让孩子读图画书上的文字呢？”

问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一边看着这位母亲的脸，一边想象着在被子里不厌其烦地看《小达磨和小雷公》的孩子的样子。我打心眼里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情。小时候，我也很喜欢看图画书中像全景照片似的插图，仔细观察插图的每一个细节，展开想象的翅膀，沉浸在自己所有的故事世界里。想到这里，我回答这位母亲道：“这不是很好的现象吗？我能够体会到您的孩子在图画书中所感受到的乐趣。您的孩子知道欣赏一本优秀图画书的最好的方法，没必要强迫孩子去读字。最重要的是，他能通过图画书中的插图展开想象，从想象故事的内容中找到乐趣。能够这样看图画书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读者。本来，图画书就是为了让不识字的孩子只要看插图就能理解故事内容的读物。能做到这一点的图画书才是真正优秀的图画书。对于您的孩子，最好不要进行太多的干涉，他应该是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孩子。”

这位母亲听了我的回答，看上去好像安心了，但又好像不是很满足。我想如果我再说一些作为母亲应该更加积极地帮助孩子，更加主动地教育孩子等等类似的话，这位妈妈应该就会满足了吧。

在别的场合，也有母亲问过相似的问题。在美国图画书作家维吉尼亚·



铲雪车凯蒂
文、图 / 维吉尼亚·李·伯顿

李·伯顿的作品当中，有一本叫做《铲雪车凯蒂》的书。书中的高潮处，主人公铲雪车凯蒂在一个大雪的日子，努力清除封住了城市的积雪，使城市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在这个场景里，书中的插图以城市的全貌为背景，鲜红的凯蒂在马不停蹄地劳动。通过插图，我们可以看到被积雪封住后的城市全景，插图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人联想到城市人们的生活状态。同时，我们还可以想象凯蒂的铲雪路径。总之，整个图画都能够让你享受到图画书的乐趣。

有一个男孩非常喜爱《铲雪车凯蒂》这本书，天天抱着这本图画书不放。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孩子依然没有厌倦这本书的兆头，一边看着书，一边将自己想象的世界——凯蒂在做什么，哪里的雪很深、很难铲除等等讲给妈妈听。

确实，只要听大人讲一两遍这本关于凯蒂的图画书，孩子们以后就可以靠着书中的插图来想象故事的内容。也就是说，书中的插图充分体现了故事情节。《小达磨和小雷公》也具有这个特点，略有漫画色彩的插图可以将孩子们引入精彩的故事世界中。插图充分地流露着日本式的幽默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特色，这是只有加古里子才能够描绘出来的世界。小达磨与从天上掉下来的小雷公成为了好朋友。小达磨到天上的雷城去玩。雷城竟然是个如同未来都市一样的超现代化城市，而且雷城里所有的东西都像雷公一样带着两个角。作者加古里子对雷城以及小雷公家里的样子都进行了格外细致的刻画。不论是谁看到这些场面的插图，都会不由自主地展开想象，在脑海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幻想世界。

对于孩子们来说，看着图画书，一个人沉醉在幻想世界的这一刻，正是他们与图画书的故事世界融为一体的一刻，也是孩子们真正在阅读图画书的一刻。性急地让孩子们读图画书中的文字、教孩子们读图画书中的文字的大人们，其实是在破坏图画书对孩子们起的真正重要的作用，是在剥夺孩子们读图画书时所感受到的真正乐趣。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珍惜孩子们自己看图画书的时间。